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二十一回 中法寶孫臏喪命 見東帖毛遂下山

話說銀蓮子來至秦營，大呼道：「小校快去通報你家軍師，說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銀蓮子要見。」軍士不敢怠慢，飛報進軍中。金子陵聞聽，喜從天降，忙和王翳出營，迎接至軍帳坐下。金子陵道：「師弟此來，必有聖人的法旨。」銀蓮子聞言，便立起來道：「奉聖人法旨，有寶賜王翳師弟。」便把攢天箭取出，兩手高捧，交給王翳。王翳接了，朝東拜了四拜，然後起來。銀蓮子把真言傳給王翳，又道：「明日三更，可隔營祭起，取了孫臏之命。」金、王二人聞言大喜，便同銀蓮子進青羅寶帳，奏知秦始皇。始皇大喜，傳旨賜坐。又細細的把銀蓮子一看，只見身上穿藕色袍，足踏無塵履，腰繫魚絲繚，手持塵拂子，額闊眉齊，唇紅齒白，面如滿月露華光，目似流星顯俊俏，仙風道骨，威風凜凜。始皇觀罷，忙傳旨排宴。銀蓮子忙立起身說：「賢皇不必費心，貧道還要回山復旨，就此拜別。」始皇也不敢深留，只說：「仙長回山，給孤拜上海潮聖人，說孤雖蒙恩賜寶，倘或工夫不成，還乞聖人大駕下山相助。」銀蓮子答應過了，始皇便命金子陵與王翳代送出營。銀蓮子辭出大帳，駕雲回山不提。且說金、王二人，回至帳中復旨。始皇一見便道：「金國師，聖人今雖賜寶貝，不知能勝孫臏否？」金、王二人齊道：「龍意萬安，臣師的法寶，非同兒戲，且不要說見陣，只須隔營，就可祭得此寶，必然成功。」始皇聞言，無可奈何，便吩咐章元師發兵進回易州，安下營盤。

且說孫臏，自破金沙陣，回至營中，燕昭王設酒慶功，安息一夜。次早就有本國探子來報，說秦師已退，請令定奪。孫臏聞言道：「我也知秦師已退，且過得幾日不回，那時再進城不遲。」昭王聞言，便帶文武先進易州去了。忽然聽得炮聲振耳，有人來報，秦師已復回，紮下營盤。孫臏道：「好個百折不回的秦人，等明晨再施巧計，殺他一個見影膽寒，聞名心怯，才知出家人的利害。」復又垂頭暗想：「秦師復兵，如此其速，莫非又請那洞能人前來，與我爭戰不成？」遂掐指一算。不算猶可，這一算，便嚇得面目失色，半晌無言，眼中流淚。眾徒一見大驚，忙問道：「師父眼中落淚，卻是何故？」

孫臏聞言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你等有所不知，今者海潮聖人，差銀蓮子下山賜王翳攢天箭，乃云光洞鎮洞之寶。漫道我不能破，就是掌教主師見了，也有些費力。」便叫孫燕過來道：「姪兒，為叔的今晚子時必然命盡，你可到燕山府報信。你祖母年高，一聞凶信，必然痛死。你總要勸解，以安其心。」孫燕聞言大哭起來。孫臏便吩咐快取筆硯過來，忙修書一封，遞給蒯文通道：「賢姪，今晚我若身死，你將此書快送給你師父觀看，尚或成有救，切不可遲誤。至要，至要。今夜三更，為師的大數到了。」說罷，流淚不止。眾將只急得無法，便一齊說道：「師父的法力無邊，難道就怕這攢天箭不成了？」孫臏道：「這攢天箭乃先天至寶。」又吩咐眾門徒：「你等守住大營，不可妄動。倘有秦兵來劫營時，須用驚箭射住，須要小心把守。」又對展凱道：「你與孫燕保守我的屍靈進城。」一一吩咐已畢，把杏黃旗、峨嵋箭、沉香拐、三卷天書，集在一處，叫孫燕牽過青牛來，孫臏便對牛說道：「你跟我數十年，今日就要與你分離了。亦須立在我的身旁，候我氣絕之後，你就馱我的屍靈進城，你再上台修煉你的後事罷。」這板角青牛久省人事，聽了主人之言，略當一聲，立在孫臏身旁，動也不動。眾將齊道：「師父何故自己等死，我們何不去殺秦營，把王翳擒住，將他碎屍萬段，使他祭不得法寶。」孫臏道：「這越使不得。倘傷了王翳，出家人就要五雷擊頂了。今在此等死，或者救亦不可知。出家人身死之後，你等切不可妄動。候三日之後，自有道理。」便揮手叫眾將下帳，他自己一人坐在帳中，把杏黃旗等物，放在膝上。垂眉閉目，息心歎氣的等死。眾將見此光景，只得下了帳，彼此懷著鬼胎不表。

且說王翳，是晚沐浴更衣，等得三更，取出攢天箭來，念動真言，一聲響，如迅雷一般，一股紅光，托著攢天箭，騰空而起。王翳心中大喜，獨坐帳中，專等佳音。那燕營內的眾將，俱是在營門外，看那攢天箭從何而來。到了三更時分，只見一股紅光如線一般飛進中軍帳來。眾將一見大驚，忙跟進帳來。只聽得裡面響了一聲，紅光就飛出帳外，騰空而去。忙進帳中一看，只見孫臏倒在椅上，頂門已塌了，口中無氣，緊閉兩眼。眾將一見，便大哭起來。蒯文通忙止住了道：「眾位將軍，且住悲哭，怕秦人聽見，連夜發兵前來踩營，把師父的屍靈搶去，如何是好。我等須要把師父的屍靈，連夜運回城中，再作道理。」眾將聞言，忙止住哭聲道：「師兄言之有理。」忙把孫臏與杏黃旗一切東西，俱放在青牛背上，孫燕與展凱帶領一千人馬，保護進城。這裡蒯文通便急忙駕雲，飛奔青山石而去。

且說孫燕等連夜叫開城門，把孫臏屍首抬進了城內。展凱便上朝報信，孫燕把屍靈抬進燕山府大堂放下。此時，天已明瞭，孫燕便先進了他母親房中，將先事說明。把個高夫人嚇得在床上跌下地來。孫燕忙上前扶起，高夫人就要舉哀，孫燕忙止住道：「母親不要舉哀，商量大事要緊。兒想祖母年高，痛兒心切，必要昏暈了過去，須要多派些丫環扶住，預備湯藥等物才好。」高夫人聞言，說是有理，便止住了淚痕道：「我兒此計甚好，等我安排了，你再去報。」高夫人吩咐使女們，快備薑湯等物，暗暗通知李夫人，一齊到老貴人後房來。請了早安，便道：「孫燕今早回來，不知何故。」貴人聞言，道：「快喚他進來。」高、李二夫人就知會了眾丫環使女等，預先防備。只見孫燕在外，飛跑進來，至貴人跟前跪下，放聲大哭。就把個老貴人嚇了一跳。道：「嬌兒為著何事如此？」孫燕哭說：「祖母不好了，三叔被王翳攢天箭射死了，屍靈現在大堂上放著。」燕丹公主聞言，歎了一聲，往後便倒。各使女們早已扶起來了，忙將薑湯丸藥灌下，半晌甦醒過來，一口濁痰吐在地下。大放悲聲道：「為娘養你五十餘歲，止得見一面，苦苦叫你回來。今喪在王翳之手，活活的痛殺娘也。」便移步要走出外堂，左右使女扶持，連跪帶跌，拖出堂前。一見屍靈便大哭大叫：「苦命的兒，你受盡千般辛苦，方能修成一個地仙之份。今日不能為父報仇，反喪王翳之手，叫為娘所靠何人，還要這老命何用。」說罷，就要想往台階上撞。高、李二位夫人連忙攔住苦勸，一堂齊放了悲聲。

且說展凱進朝，催起昭王的大駕，把此事啟奏一遍，把個年暮的昭王昏絕了兩次。忙傳旨擺駕，飛奔燕山府來。君臣會面，放聲痛哭一場。

且不講他君臣們在銀安殿上哀慘，再表蒯文通似箭如飛，駕著雲頭往青山山，喊開了洞門，飛跑著上了三清殿。一見了毛遂，便氣喘喘的喊道：「師父不好，孫三叔被王翳的攢天箭打死了。」毛遂聞言，忙立起來道：「此事果真麼？」文通道：「弟子豈敢虛謊。」毛遂便哭起來道：「三哥，是我催你作急下山，送了你的性命了。」大哭一回，心中想到：「廣文子有未卜先知之明，豈有逢大數不知，安然受死之理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便問道：「你的三師伯死了，豈無言囑咐你。」蒯文通便把那孫臏困在金沙陣中、白猿如何去請掌教破陣才出了金沙陣、次日師叔就如何知道要喪命、如何吩咐眾將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遂在身上取出書信一封，遞給了毛遂道：「這是師伯臨終時，命弟子送給師父看的。」毛遂忙打開一看，上寫著：

昔者愚兄下山之時，賢弟曾言有難厄相教。今愚兄已死於王翳攢天箭下矣。

賢弟可坐視否，生死咫尺，伏祈憐念。餘不盡言。

毛遂看罷，不覺垂淚道：「三哥，今日有難，我豈有坐視之理。賢徒我與你到易州城走走。」吩咐童兒小心看守洞門：「我與你師兄去幾日就回，你們不可貪玩。」童兒答應，忙前去開了洞門，師徒離開了洞，雙足一蹬，駕起雲頭飛往易州而來。不一時已到燕城，忙落下雲頭，飛奔燕山府來。門上人忙去通報，孫燕和燕昭王聞言暗喜，對燕丹公主道：「金眼毛遂下山就有救了。」孫燕忙出去迎接，把毛遂迎進大堂，與昭王說了話。回頭見孫臏的屍體，放在大堂軟榻之上，不覺雙眼流淚道：「三哥，你往日的英雄哪裡去了。這正是：一口氣在千般用，命喪無常萬事休。」說著便大哭起來。孫燕上前勸住。然後請公主相見。公主垂淚說：「賢姪，老身素聞我兒孫臏與你有生死之交，且又二次三次救我兒的性命。今日千祈搭救我兒，可憐老身二子皆喪，一門盡忠，只有他一人又命喪王翳之手，教老身以後無人相靠了。賢姪千千萬萬看，看老身薄面，救他一救。老身下個全禮罷。」說罷淚珠如雨跪將下去。

孫燕和眾將也一齊跪下。毛遂也忙跪下，扶起了燕丹公主道：「伯母放心，姪兒今日下山，原為三哥而來，豈有不救之理。雖歷盡天下，也要求取靈丹，來教三哥。伯母且寬心，姪兒就此去也。」燕丹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他倘或一去不回，豈不了卻了大事。」遂道：「賢姪，你去求靈丹，或得或不得必要回來，給老身一信，切記不可不回。」毛遂聞言道：「伯母放心，姪兒此去求靈丹，成得或不得，若不回給伯母之信，毛遂日後死在五雷之下。」燕丹聞言，連忙道：「姪兒不可如此，老身見你怕事為難，恐有退心。賢姪若果如此，非惟孫臧感你之恩，即堂上祖宗陰靈，也沾恩不淺。」毛遂道：「伯母之言，折死姪兒了。事不宜遲，姪兒就此前去，伯母與王爺少坐。」燕丹道：「千祈上心。」毛遂答到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身子一竄，早離平地幾丈，霎時間無影無蹤。這裡昭王駕轉回宮。燕丹公主吩咐家人好好看守屍靈，等候毛遂的音信不表。

且說毛遂招展金光，起在空中，心想道：「我如今嚮往哪裡去好？且算一算看，誰有丹再去，也免來往奔馳。」遂掐指一算，各洞俱無，惟鐵叉山八寶洞李長眉那裡有丹。心中大喜，便撥轉雲頭，飛往東海而來，不多時，到了鐵叉山，落將下來，把洞門敲了兩次。只見洞門內走出一個童子來道：「那一位？」看見了毛遂，便道：「毛師叔，你來了麼。你前次把師爺的蓋丹盒拿去，祖師尋不到，折磨我們，你今又來做甚？」毛遂道：「胡說，誰拿了你家的蓋丹盒。」童子道：「祖師會算出來，你背人眼偷去了的。你還抵賴麼？」毛遂笑道：「我如今帶來還你們了。」童子道：「你帶來在哪裡？」

毛遂道：「見了你祖師才拿出來，你快去通報。」童子聞言，忙跑進了三清殿，喊道：「祖師爺，毛遂矮子來了，如今門外站守，要見祖師。」李長眉問道：「他若來了，你們預備藤條，等我孝敬這矮賊根子一頓。」正忙著，毛遂已到了三清殿來，朝上一揖道：「老哥，久不見了。面上氣色更好，大約坐工愈深了。小弟實在想你，故此今日又來探看你。若問起從前的事，不過玩笑而已。小弟要那個盒子何用。不過嚇嚇你們的玩心，以防將來遭別人的手呢。兄莫怪。」又是一揖。長眉老祖見他如此光景，不覺笑道：「賊根子，我要打你一頓，也責責你的頑皮如何。」毛遂道：「老哥要打小弟，小弟領教就是，只是大人不計小人過。」長眉笑道：「虧你這張賊嘴能講，不打反而又得茶吃。」長眉老祖喚童子下去，笑對毛遂道：「賢弟到此有事否？」毛遂道：「無事，只因有話來問長兄。我師父的門徒可是王禪、王敖、黃伯陽、柳展雄、尚古達和小弟麼？」長眉道：「正是。黃伯陽死了，只有你們幾個。」毛遂道：「人說我師父五雷轟頂，死於非命，後認母投胎，祖認為孫，是真是假？」長眉笑道：「你又來搗鬼，豈有假的道理。」

毛遂又道：「我師父孫武子和老兄是真相得的麼？」長眉聞言，不覺垂淚道：「當日武真人，待為兄甚好。」毛遂道：「人說兄長是個有情有義的人，今日小弟見你如此是真，惟是日久，不免就薄了待人的心腸。」長眉怒道：「胡說，你見我待誰薄了？」毛遂道：「你說不薄待人，如今孫臧有難，你為何不救？」長眉笑道：「原來為此，你還在睡夢哩。孫廣文被困金砂陣，我曾請掌教的下山，破陣搭救於他，你豈不知。」毛遂道：「我豈不知道，我講的是如今之話，等我直說了罷。孫臧出陣回營，海潮聖人就差門徒下山，送攢天箭給王翦。如今孫三哥被攢天箭穿了天靈，命送無常了。小弟此來，是求取金丹，搭救他的性命。」長眉道：「你又來騙人，我回山時，他還是好好的呢。」毛遂道：「你回山時，他自然好好的。如今卻不好了。」長眉道：「且不要管他，你如何知我有丹？」毛遂道：「我為這事，週遊了三山五嶽，人都說你常常煉丹，故此前來找你。可看武真人當日之情，賜一粒給小弟去救他罷。」長眉道：「毛金眼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雖煉丹，但丹成已久，送上潮仙洞去了，你到他那裡去要吧，不必在此耽誤時刻。」遂不再分說，上前扭起毛遂，拖著往外就走。直拖出了洞門道：「你快去罷。我不送你了。」忙回身進去了，把洞門關上。毛遂爬將起來，推一推洞門，已是緊閉，動也不動。心下為難，在洞口再三哀求，哭得如醉如癡，李長眉只是不理。